

十七岁少年

金 平 著



十七岁少年

金平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49,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7-5407-0501-9/I·373

定价: 3.90元

本书简介

语言朴实而晓畅、描写真切而自然、情绪细腻而隐蔽，是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特点。以这样的笔墨来反映极左路线统治时期的中国人民的生活遭遇，是小说创作上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通过这样的笔墨，我们能看见青年人纯洁的心灵与丑恶世态的鲜明对照，看见血泪斑斑的事实对于荒诞而虚伪的政治宣传的强烈反讽。作品将把我们带回到那个似乎已经有些陌生而事实上又记忆长存的荒诞年代……

岁月是属于人的
它的一段阴郁和苦难的日子
不是召唤了后人
而是召唤了我们
召唤了我们十七岁的生命
.....

——篇 首

若想在乡村里谋到个哪怕是教堂工友的位置，也必须受过初级教育。于是，做父亲的亲自把儿子送到神学校，座位很快占满，学生数量激增，学校实在难以容纳，迫不得已发明了著名的超龄生条例。首先威慑到十七岁少年……

——摘引自本世纪俄国作家的小说

凡年满十七岁的中学毕业生，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一律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摘引自本世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关规定

汽车俨然已是现代社会的标志。驾驶执照乃是进入成人社会的有效许可证。而十六、七岁，则恰好是在美国申请驾驶执照的年龄。

.....

——摘引自本世纪美国未来学家的著作

第一部

第 一 章

绿色的栅栏把天空割成窄窄的长条。

有一片白色，轻缓地移过来；悄悄钻进长方形的门框，一路变幻：变成秃圆的小山，变作蹲踞的狗，变作蘑菇和马，最后收拢成纸船似的一叶，无声地滑向栅栏门另外的一端。——噢，那是云。

有一群黑点，倏忽间闯来；拦腰横过这一列密密的木条，象是黑色弹丸；随后，凌空洒落啾啾的啼啭抑或嗡嗡的鸽哨。——噢，那是鸟。

有一缕金黄，水一样漫漶：从第三孔木栅那儿，朝门前的鹅卵石路投去明晃晃一块光斑；长长的尖角触到了石缝里夹生的小草。早晨，草叶沾了漉漉的露水；一俟黄昏，小虫子开始叽叽的叫，草棵上的金色退却了。——噢，那是夕阳。

有一阵轻凉飒飒飘落；拂下屋檐那儿梧桐树大片大片黄落的叶，在寂寥的空中翻飞好久，才掉到地上，匀匀地散在

栅栏门的里里外外……沙，沙沙，又一阵轻响，斑驳的树影摇曳起来。——噢，那是风。

一双小手把冰凉的木条都捂得出汗了。

一张小脸扒在门上，泪花花的两眼都望酸了。

幼儿园门外，是一条向下倾斜的小路，好长好长，一直通到远处响着汽车喇叭声的横马路；马路载着汽车和行人在远远的、小路的尽头。所有的孩子都被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是别的亲人接走了——绿色的栅栏门一次又一次地打开，小庭院里的欢乐和热闹也就一点一点地带走。欢天喜地回家的小朋友，象天空的云，象云间的鸟，象红涂涂的夕阳和风——最后孤零零剩下一个字儿和弯弯扭扭攀住墙垣的一棵葡萄藤。

“字儿，”一只手抚住他的头，暖烘烘的，“吃饭了。”

字儿扒着栅栏门，一动不动。

“字儿，”一只手端着他的有和平鸽的搪瓷碗，碗里有饭有菜。“听话，快吃饭！”

字儿把门框抓得更牢，木条上的毛刺扎了他的手。

一个人在他跟前蹲下来，用手巾擦他的泪，用针尖挑手心的木刺；挑完了，就在红红的针眼上涂一点唾液。

“瞎眼阿姨！”字儿扑到她怀里，搂住她的脖子，哇哇大哭。眼泪一颗颗滴落在阿姨的衣领里，蜡液一样烫人。

字儿哭累了、哭饿了，吃完了瞎眼阿姨做的饭和菜，离开栅栏门。阿姨把他抱进自己的小屋，“今晚和阿姨睡，好不好？”

字儿点点头。

瞎眼阿姨拿出一只小玩具。“字儿，你看！”阿姨的大拇指揪动了齿轮，“嗤——嗤——”，浅黄色的“蛋壳”旋转了，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嘎”的一下，“蛋壳”裂成四瓣，里面是一只毛绒绒的、逗人喜爱的小鸡雏。“这叫‘小鸡出壳’，好玩不？”

“好玩、好玩！”字儿笑了，高高兴兴玩起来。浅黄的“蛋壳”在他手上转呀、转呀。“妈妈答应我过生日的时候，带我坐缆车、过轮渡，买一只这样的‘小鸡出壳’。”

“哎呀好快，字儿该满四岁了。”

“阿姨，妈妈说日历翻到绿颜色的那一天，她就来接我。绿日历都翻过三次了，为啥还不来？”

“妈妈忙，有工作。”

“张英的妈妈，刚刚的妈妈，小朋友的妈妈都有工作，怎么来了呢？”

“字儿的妈妈更忙呀！”瞎眼阿姨说，“忙完了工作还要上夜大，还要带字儿的弟弟呀！”

字儿想起，春天的时候妈妈也有一次没来接他，住进了医院。瞎眼阿姨送他回家的那天，他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白胖白胖的、更小的小娃娃。妈妈说他叫“弟弟”，从今后字儿是哥哥了。

“弟弟要哭，要玩，要吃饭，要拉屎……，够妈妈忙的了。”

“不。我的弟弟才不哩。他就知道睡觉、睡觉，总也睡不够。”字儿想起每次他扒在摇篮边又呼又唤，弟弟总是睡，怎么也不睁眼。

瞎眼阿姨的右眼有了泪光，愣愣地瞅着字儿，瞅着字儿手中的“小鸡出壳”，失明的左眼闭阖着，眼皮在痉挛、颤动。

字儿的手指松开齿轮，碎裂的“蛋壳”合拢，黑眼珠、小红嘴的鸡雏消失了。他瞅着缓缓停下来的黄蛋壳，突然说：

“要是，要是日历全都是绿颜色，我就可以天天回家，天天看妈妈、看弟弟了。是不是，阿姨？”

“傻孩子，咋会呢？”瞎眼阿姨动手铺床，“要是那样，阿姨就一天也见不着字儿，见不着小朋友了。做的饭谁吃，烧的水谁喝呢？”

“不，不！”字儿一下子难过了，连忙捂住阿姨的嘴，不让她说下去。

……字儿困了，偎着阿姨软软的、和妈妈一样的胸脯，字儿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绿颜色日历又出现时，字儿走出了幼儿园的栅栏门。

在孩子的眼中，那是怎样坚牢、怎样无情的一道门呢？门上每一根木条的上部，都有一块油漆剥落、微微凹陷的印痕。那是在长久的日子，无数孩子张望母亲、张望回家、张望门外的世界时，焦躁的小手摩挲的；最靠近门锁的地方，门框已经裸露出垩白的木渣。

瞎眼阿姨拎着一只大包袱。里面是小孩的棉被、褥子、小衣小裤，还有小口杯、小脸盆和那只画着和平鸽的搪瓷

碗。

“走哇，宇儿！”阿姨牵着他，宇儿离开了栅栏门。走过那株葡萄藤，走过那棵梧桐树，他都仰起脸来；跨过那几丛纤弱的小草，薄薄的鞋底踩在鹅卵石路上，会感到那些凹凸的石子扎脚。在拐向横马路、往公共汽车站走去时刻，宇儿扭头望了幼儿园最后一眼：那扇被拴住的小门缩得火柴盒大小，竟然象只呆呆的泪眼……

在缆车站外面，宇儿见到了妈妈。

……就差几步了，妈妈先看见他，侧过脸，想撑起身子，还费力地抬起胳膊向宇儿摇动……可宇儿死死抱住瞎眼阿姨的腿，怎么也不肯上前一步。

“傻孩子，快去呀！天天想妈妈、念妈妈，那不是，妈妈在眼前了，怎么又……”阿姨哽咽了，话里有了哭音。

宇儿还是迟疑着。

妈妈的胳膊垂落下来，象一只折断的翅膀。那是妈妈吗？以往的星期六，妈妈总是早早的出现在幼儿园的栅栏门跟前，那“咯、咯、咯”的、从鹅卵石小路上走过来的脚步多么轻盈！她跟宇儿约好了的，每次都第一个接他回家、第一个。可为什么她躺下了？平平地仰卧在竹滑竿上，一床白被子严严地裹住她，只露出一张脸，一团头发。白被子中央熔铁似地烙着大大的红十字。

“去呀，宇儿！快去快去！”瞎眼阿姨又在催促。

滑竿四周，围着密匝匝一圈人墙，都是陌生人。宇儿望望他们，他们也望望宇儿；宇儿害怕陌生的目光，他怯怯地不敢移步。

“让让，啊，请大家让一让。”一位背小孩的青年男子领着一个妇人，从人群外面挤进来，说：“喏，她是位病人，让她坐缆车好吗？”

那妇人把滑竿连同滑竿上躺卧的妈妈，随意地一打量，便说：“不行，缆车^缆载客，不载滑竿！”说罢，扭头就走。

“哎，哎，”青年男子还欲挤上前去说什么，可是密密的人群拥得更紧，有人低声轻嘲。

“妈妈！”字儿挣脱了瞎眼阿姨的手，一下子扑到滑竿跟前。

“噉，字儿？字儿！”青年男子回过头，一把抱住孩子的双肩，用手掌在他额脸匆忙地一抚，叮嘱道：“妈妈病了，身上、腿上全绑了石膏，轻轻的，别碰……”

字儿认出来了，他，是爸爸——是长期在外地工作，几年也难回一次家的爸爸。好大一只襁褓负在他背上，两条布带交叉的把他的胸膛勒得紧紧，衣领、前胸和胳肢窝，全是汗涸的湿印。

弟弟在襁褓里酣睡，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好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人群当中，父子俩静静地注视安卧于滑竿上的女人。她显出极度的虚弱，双眼微闭，宛若给两扇张望得太久的楼窗，拉上了帘幕。她一头乌油油的长发凌乱了，散披着，象一团很有光泽的黑丝绒，围绕她失血而苍白的面庞。

力伙吆喝了，人群闪出窄窄一道缝。竹滑竿重新抬起来。

昏沉沉的女人猛地睁大双眼，拽住瞎眼阿姨的手，有气

无力却又显执拗地说：“阿姨，请你……带宇儿……坐趟缆车。”

“不坐，妈妈，我不坐缆车。”

“妈妈……答应的……过生日……”

宇儿紧紧追着疾行的滑竿，“妈妈、妈妈，我不坐，我不坐，我跟你走！”

……

滑车离开了缆车站，甩掉了围观的人群，沿一道陡峭的人行石阶往下走。褐红色石阶，窄窄的，沾满湿漉漉的水渍和瓜子皮、烟头、痰迹。石阶边缘，被上上下下无数的脚步磨得圆滑，抬脚落脚要小心。沉重的滑竿压在两个力伏驼峰似的脊背上，“吱嘎、吱嘎”忽闪着向上向下的弧线。路旁，不断地有茶水，有小吃摊，有悠悠的叫卖声和匆忙的食客。

瞎眼阿姨抱起宇儿。宇儿一下子高越过摩肩接踵的路人，看清了这一座云雾蒙蒙、依顺山势错落错落建筑了许多房屋的城市。不远，在一条倾斜得厉害的铁轨上，一上一下移动着两只铁匣子；它们一点点的移近了、靠拢了，眨眼间交错而过，又远远地分离开、分离开……

“喏，宇儿，那就是缆车。”

宇儿点点头，记住了。那就是他从没坐过，尔后再也不愿意乘坐的缆车。

瞎眼阿姨把包袱挽在肩头，手在衣袋里“窸窣”地摸出一只纸船：“好看不？刚刚送你的。”

宇儿接过来。

阿姨又摸出一只纸折的飞机：“小丽和张英折的，能飞

好高高。”

宇儿端详着机翼上用红蜡笔描画的五角星。

走完了陡滑的石阶路，前面矗立着一座大门楼。火车站到了。

瞎眼阿姨停下，从口袋里取出最后一件礼物。“宇儿，你喜欢玩它，就带着走吧。”

这是一只新买的“小鸡出壳”。

“嗤——嗤——”齿轮被摁动了，紧紧闭合的“蛋壳”旋转成一片云、一朵花，依旧那么淡黄淡黄的逗人喜爱；可宇儿已经不象第一次玩它时那样新奇，他有一点明白了，这“蛋壳”终究是要闭合的，里面那只绒毛做成的小鸡雏呢，也永远只那么呆呆的站着，不会活动，不会生长，也不会出壳。

瞎眼阿姨的鼻梁两侧，流着两行泪，失明的左眼涌出的泪水最急，如一条暗河。宇儿伸手去抹阿姨的眼泪。

“跟爸爸妈妈走，要听话，要懂事。”瞎眼阿姨叮咛说，“不要想阿姨，不要想小朋友，不要……”

火车站的广播喇叭响了，通知旅客们检票上车。

竹滑竿抬不进车门。

竹滑竿要从车窗口平伸到卧铺上去。仅仅这一点就惊动了足够的人们。

“这是干什么？”

“有个病人要上车。”

“唷，病得不轻！”

“这么厉害呀，什么病？”

“不知道。”

“好象是腿……”

人们纷纷议论。人们议论纷纷。人们议论过后想帮忙，却又眼巴巴的插不上手。

车窗有多宽，滑竿也有多宽。沉甸甸的竹滑竿被力伕们小心翼翼地托起来，够上窗沿，紧擦着铁窗框一点一点往里塞。不巧，滑竿上的竹节在窗框那儿卡住了，卡得不能动。车上车下的旅客七嘴八舌，有的说斜一斜，有的说退一退，有的说不用斜、也不用退，使劲顶顶能进得去。于是大家便硬顶。

“吱——”、“吱——”，滑竿贴着窗框往里挤。

“吱——”、“吱——”，滑竿在车窗上卡得更死，真的不能斜，也不能退了。爸爸左看看，右看看，慌慌张张却又毫无效果地扳动竹节。

广播在催促旅客们快上车。

广播在通知停止检票。

爸爸和力伕们一齐用劲，可竹滑竿依旧纹丝不动，象焊死在车窗上了。原先议论得很热闹的旅客都慌忙上车，剩下满头大汗的爸爸，剩下满头大汗的力伕；力伕们用最后的力气托举着滑竿，托举着滑竿上的妈妈。

“怎……看么办？”爸爸急得语无伦次。

瞎眼阿姨想叫人，可站台变得空空荡荡。

“呜！呜呜！”一列火车进站，猛地鸣笛、放汽，弟弟惊醒了，在爸爸背上乱踢乱蹬，哇哇大哭。

广播在劝说站台上的人退到白线后面去。

广播在提醒旅客不要同车下的亲友握手。

宇儿呆呆地听着，呆呆看着，呆呆地扒着铁的车门。

万般无奈时，列车长领着几个叔叔跑来了，一个叔叔手中还执着信号旗。叔叔们气喘吁吁跑到滑竿跟前，执信号旗的叔叔一把握紧卡死的竹节。

“嗨！——”列车长喊着号子，滑竿动弹了一下。

“嗨！嗨！”卡死的竹节有了松动。

“嗨、嗨——！”竹滑竿倾斜着伸进了车窗……

啊！全列车的人都松了口气。列车长推着爸爸上了车。瞎眼阿姨、满脸是汗的力伙和站台上的其他人，迅速站到了白线以内。叔叔手中的信号旗展开了——

展开的小旗挥动起来，徐徐划着圆圈。

划着圆圈的小旗，把停靠的列车催动了。

宇儿扒在移动着的窗前，满心感激地望着车下那么多陌生的帮助了妈妈的人。蓦地，他发觉执信号旗叔叔的手指那儿有一条红线，曲曲弯弯在淌，红得刺目。呵，是血！叔叔的手在流血！刚才用劲的时候，铁窗和竹节夹伤了叔叔的手。

叔叔专心地工作。他立正、微笑，帽子当中的红路徽闪闪发光。叔叔高擎着信号旗，若无其事地绕一个圈、又绕一个圈；祝福人们一路平安的圆圈，是列车同样的美好的绿颜色……

宇儿含着指头，怔怔的注视窗外，注视迅速后退的站台，注视站台上那些也许再也难相逢的人们。他想起了发生